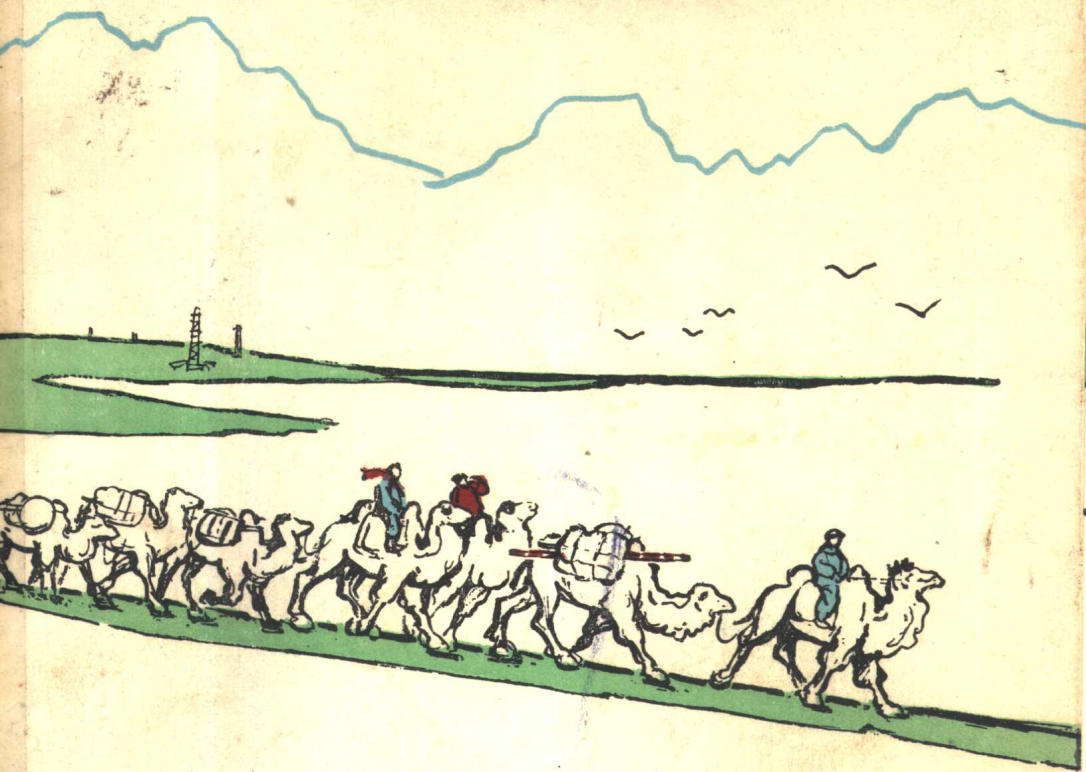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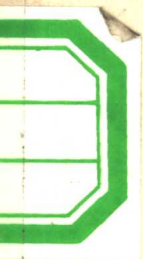




山·湖·草原

李若冰 著



山·湖·草原

李若冰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84年·北京

山·湖·草 原

李若冰 著

*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四12条老君堂11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036号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

850×1168 1/32 8印张 2插页 168千字

1964年7月北京第1版 1964年9月北京第2次印刷

印数60,001—112,000 定价(6)0.85元

內 容 提 要

这是一本散文集,包括作者近十年来所写的反映我国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的优秀作品,共二十四篇。全書內容分四輯:第一輯主要是反映陝北高原、酒泉盆地和祁連山麓石油地質勘探生活的;第二輯主要反映作者两次进入柴达木盆地丰富多采的見聞,和描写盐場、公路等建設情景的;第三輯主要是反映柴达木油田的勘探、开发和地質勘探工作者的生活的;第四輯是反映三門峽、宝成路、炼油厂、汽車城、小兴安岭林区和海洋建設事业的。讀了这些作品,讀者們可以从一个側面看到我国社会主义建設的光輝成就和蓬蓬勃勃的气势,作品中所描写的那些年輕的地質工作者和石油尖兵跟大自然搏斗的伟大精神,将是鼓舞年輕讀者勇敢地向前迈进的一种精神力量。

装帧插图:平原

目 次

第 一 輯

陝北札記	4
酒泉盆地巡禮	22
喜走祁連山	32
在严寒的季节里	45
戈壁灘上的勘探姑娘們	51
祁連雪紛紛	56

第 二 輯

初入柴達木盆地	68
山·湖·草原	83
茶卡行	90
察爾汗鹽橋	101
寶石山	107
姊妹湖	118

第 三 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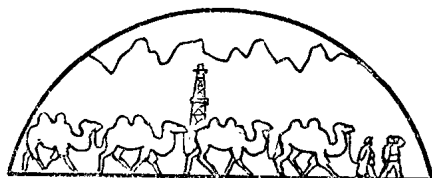
冷湖的星塔	124
沿着阿爾金山駛行	129

油泉子贊歌	134
油砂山之夜	150
寄給依斯阿吉老人	163
茫崖，拓荒者的城市	16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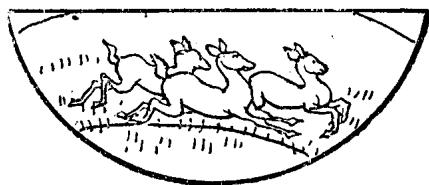
第 四 輯

在三門峽眺望	176
宝成綫上	182
炼油厂工地的歌	206
汽車城散記	215
呵，綠色的树的海洋	234
在海洋的胸膛上航行	243

后記	254
----------	-----



第 一 輯





陝北札記

咸宋路上

从咸陽到宋家川的公路，是西北的一条动脉。

这不是一条普通的公路。它以古老名城为起点，经过八百里秦川，伸入黄土高原。它像蚯蚓般鑽入丛林深谷，又像蟒蛇般跨过千百条小河，千百条山沟，最后才到达黄河畔上的宋家川。陕北人民通过这条路，支出收入，和西北以至全国血液汇流。

数不尽的山，趟不尽的河，看不完的奇山美景！可是，比这些更加吸引着我的是人，一路上来来往往的人。我还记得，一九四九年春夏，在这条道上，奔走的是毛泽东的战士，骑兵、步兵、炮兵，一队接一队，风尘仆仆，精力充沛，向西安进发，向兰州进发。这时候，天气炎热，我们的汽车已开过关中平川，向黄土高原疾驰着。在峻峭的山巅，还可以看见碉堡的残骸。在那堡子的墙上，还有枪弹打的伤疤。当车从苦泉梁向下走的时候，你会望见曾被敌人烧毁而又修起的发黑的茅屋。一九四七年，在这里，我们的战士曾头顶着暴雨，脚踩着顽石，度过无数个不眠的黑夜。我也曾亲眼看见，战士的鲜血，和宜君县壕沟的清泉，和

洛川河的水，流在一起。

汽車向前飛馳着。我們仍然還能看見爛礮堡，塌戰壕，和被槍彈打穿的城堡。可是，這一切，眨眼間都閃過去了。

前面，又是塵土飛揚。拐過一個彎，車被堵住了。在灰塵籠罩的大路上，只能看見幾個龐大的黑色物體在滾動着。等我們的車斜着插過去的時候，才看得清是一輛跟一輛的載重大卡車。卡車上滿裝着建築用的木材，足有二十多輛，在緩慢地拐着彎。這些卡車一開了過去，山林上就披上了一層厚厚的灰塵。在過去，我們也有這樣的大卡車，它是裝載大砲的。那時，山林也披着厚厚的灰塵。但是，短短的幾年，換了另一個歷史時代。現在和過去，該有多麼大的不同呵！

天空，白雲浮起，一群鴿子伴着白雲，遮住了炎日。群鴿斜身沖下，又向山群遠處飛去。山林變得深綠。天氣涼爽起來。我們的車前，山雞叫着，蹦着，花雀在做着遊戲，還跟着我們飛了很遠。

“看，多好的鴿子！”石油地質局長欣賞地說。

“在這些山上，蓋上十層大樓，那才好哩！”司機大虎情不自禁地說。車開得更快了。

“你想的真美呵！”

大虎好像覺得自己說的話不大實際，就改了口吻說：

“那要把這些大山搬到城市里做花園，該美吧！”

大虎說的話真逗人，惹的大家都笑了。可是，大虎不曉得，就在這些大山林里，這些人煙稀少的地方，我們的人民正做着移山倒海的事業。這一路上，你只要眼勤一點，在山頂上，深林里，溝洼里，河道里，不難看到這樣一些人：他們扛着標尺，拿着鋤頭，在看着羅盤儀，在爬着山，他們是在尋找陝北的地下珍寶。

我們在另一段路上，還看見幾個大學地質系的許多同學，他們每個人都拿着小鋤頭，小本本；每個人身上都背着一個小口袋，里面裝滿了奇形怪狀的石塊。這樣的人，一路上，我們見了很多很多。我們看見的這些人，他們來自全國各個地方，今天匯集在一起，為了一個理想工作。不用問他們的理想是什麼。你要問，他們會說：“祖國需要富強，人民需要石油，我們要在山溝里建設社會主義工業！”

花雀仍然在車前飛旋着。突然，它閃過車窗，往深林里飛去。毛毛雨下起來了。本來，我們今天要趕到延安，雨要不停，黃土路又粘又滑，就得誤事了。我想局長和地質專家們，一定更着急。可是，他們仍然談笑着，沒有一點着急的神氣。我一問，才知道，他們是不會着急的；這一路上，那里都有他們的家，那里都有自己的勘探隊。

前面，黃土山下，哪是一架什麼機器在隆隆響呢？在鉄架的上端，一個像是飛輪的東西旋轉着。專家告訴我，這是頓鑽。它在打炮眼。頓鑽旁邊，站着四個操縱者。這四個人，三個穿着油布雨衣，一個穿着黃軍裝。那個穿黃軍裝的人，向着一個小篷帳走動時，我看見閃爍在他帽子上的紅星。這顆紅星在毛毛雨里，顯得特別耀眼。紅星閃入了我的心坎。它同時閃爍在咸宋路旁，閃爍在高山深谷里。

局長和專家們下了車，向工地走去。我走近穿黃軍裝人的面前。

“你在部隊做什麼工作？”我問。

“當班長。”他答。

“現在呢？”

“學着做一個石油鑽探工人！”

他带着战士特有的谦逊回答。說实在的，就在他谦逊的后面，我还察觉到一种自豪的感情。因为，他还說：“我們是奉了毛主席的命令，开进工业建設里来的！”

轉过眼，我发现其余三个人中，有两个人在雨衣里面也穿的是黄軍装。不过，黄色已經变成黑色，軍装被油腻涂污了。

雨地里，我还看見三三两两的人，在山洼里东奔西跑。他們比小兔还要机敏，等会不見了，等会又冒了出来。对面山坡上，有两个年輕人，一男一女，学生打扮，在談着什么。他俩发现我們以后，跑来了。刚跑来，和我們打了个招呼，那位女的就慌忙地对那个男的說：“唉呀，冲的像片还没看哩！”男的一轉身，快步走着，說：“怎么！还没看？”我真不懂了。工作時間里，他們怎么突然想起什么像片呢？轉念間，我覺得自己錯了，这像片和他們的工作有关系吧？等我們走到河边，那位女青年已从河里捞出有几尺长的一些像片。近前看，像紙上密密麻麻，尽是些弯弯曲曲的細綫条，像活动着的細长爬虫，有的曲度大点，有的曲度小点。这是什么呢？两位青年递給局长和专家們看，指指点点，說的話，也难听懂多少。他們談完后，局长才告訴了我。原来，这是經過放炮得出来的結果。像片是从地震仪里摄下来的。

这里是一个地震队。

我們去看地震仪。仪器装载在卡車上。起初，你不知道，准会奇怪卡車为什么开到山洼里去了呢。我們走到車尾，早有兩個姑娘，揮着手，嚷道：“上来吧，上来吧。”局长被拉上去了。“上来吧，没关系。”我随着爬了上去。在車篷下面，車身的一端，那黑色閃光的東西，我想就是地震仪了。一位姑娘殷切地介紹她的工作仪器。她像是四川人，說話很快，不歇气地一句接着一句。我一面听着，一面想：她們对自己的工作多热心呵！好像在

說：“同志，你看，我們在深山里工作，現在還下着雨哩；艱苦嗎？寂寞嗎？不，你不知道我們是多麼快活。你不知道。我們和大自然一塊生活！同志，你知道祖國山河真正的美嗎？”

這樣一些年輕人，他們的態度、言語，使你興奮。他們使你想起在西湖畔上談情的青年，想起在天安門毛主席像前歡舞的學生。他們或者是乘着成渝鉄路的火車來的，或者是坐着輪船來的。今天，他們共同投入和大自然的鬥爭里。我這次看到很多這樣的年輕人，他們都是生龍活虎的，勇往直前的。他們都不避風暴，不畏虎狼，忠誠地工作着。他們很會稱呼自己，他們說：“我們是祖國建設的先遣隊。”還有另一個稱呼，這是一個老技工說的：“同志，找油任務是不輕，得好好干。啥事情開頭都難，啥事情都要有個開路人嘛！”

這位老師傅的話，提醒了我。這次，我們的汽車是一直順着咸宋路走的。可是，具體些，不如說咸宋路只是做了個引子，這一路上，我們的汽車向路旁的深山峽谷，開進開出了很多次。有一次，為了到一個地質隊去，汽車突然離開大路，開進一條小河里，就一直顛顛簸簸地往前開去。哪里有路呢？大虎凭着敏捷機智，狠命地向前開着。他的眼睛亂轉，意外地，發現河道里還有車輪痕迹。他興奮地喊道：“這是我們的大卡車！”他雖然興奮，心里可吃着勁。看吧，真是過不完的河，走了一條又一條。傍晚，溝里下了雨，河水漲了。我們仍然順着河道往回走。不管如何危險，總算開出來了。局長問一個小測量員：“你看過了有多少條河？”小測量員說：“計算來，來回六十條！”

我們的勘探隊，常常走進沒有路的山林。我們已有了成千成萬這樣的人，他們是毛澤東的勘探隊員，是這個時代的開路人。他們開辟的是建設的路，和平的路，社會主義的路。

寻找黑金者

我这次去陕北，天没亮就出发了。第一次和石油地质专家见面，还是车在路上抛锚的时候。司机大虎很着急，爬到车底下去修理。随着，一位专家从另一个车上下来，几乎和大虎同时鑽到了车底下。这位专家仰面躺在车底下，看起来很胖，大虎倒显得小了。他长着一副圆潤黑紅的脸庞，戴着黑腿近視眼鏡。很久很久，他才和大虎一块从车底下鑽出来。看时，他已滿身粘着泥土，脸上流着汗，两只手因修理机件被油膩涂污了。

这是王文同志，石油地质局地质师，一个謙逊和善的人。人們很容易接近他，也很尊敬他。他說起話来，有些咬舌，可是，吐字很清楚；談起問題来，很明快，很有力量。他总是忙碌的。什么时候都有事情做。在坐船的时候，他会去帮船夫拉絙。在車抛锚的时候，他不是帮着检查，就是提着小鋤头，到路旁的乱石里敲敲打打。他不疲倦地生活着。他爱大自然。对于他，大自然有无穷的吸引力。对于他，再沒有比生活在大自然里更有意义的了。無論什么时候，只要走近生长岩石的地方，他总是左顧右盼。有一次，我們到一个地质队去。轉过一个山坡，不見他了。当我轉身寻找时，看見他正用嘴吹着一块石头，接着就填进嘴里去了。他啃着，嚼着，可真香呵！这一来，有講究，他会詳細地告訴你，这块石头的来龙去脉，这块石头的曾祖父和重孙子。他对地质現象的敏銳观察，使你覺得异常神妙。他在长期的地质工作里，养成一种朴实的性格。看着他，你会感觉到一个实干家特有的氣質。無論什么时候，只要到了有勘探队的地方，他准要仔細地看測量員工作，埋头去琢磨繪出的图表。然后，他会和

勘探隊長談很長時間的話，提出很多最細致的問題。接着，他又會去親自觀測、研究。有這樣的隊長，受到過他的熱情的鼓勵。也有這樣的隊長，受到過他的坦白的指責。他不止一次地在幾個隊上都講到：“我們的工作，不能用‘大概’、‘也許’、‘差不多’來作交代，而要準確、細致，對人民負責！”

這時候，我們在朱勛小隊。一天趟過六十條河，就是到這個小隊來的。我們正在開會，看見老鄉把一大群牛羊，從溝里趕了回來。天空烏雲密布，要下雨了。我們從柳樹蔭下，鑽進窑洞對面的磨棚里。地質局長靠磨盤坐下。王文同志抱着一堆地質材料，爬上了磨盤。二十多個年輕的勘探隊員，把磨棚擁得滿滿的。不一會，暴雨就下起來了。雨夾着馬糞味，充塞了磨棚，怪噁人。可是，會開得很好。局長的話，王文同志的話，深深地打動了青年人。我看見，每個人都聚精會神地听着；每個人都帶着興奮的情緒。從他們的情緒里，還可以感覺到在獲得新的工作指示以後那種隱藏着的力量。尤其是小隊長朱勛，他一直在激動的狀態里靜听着，記錄着，兩三個小時內，幾乎連頭都沒有抬過一次。

朱勛是個不愛講話的青年。一個不久才從學院里出來的學生。他工作得不錯。干什麼都肯用思想。對任何人提出的問題，他不馬上回答；一回答，很準確。他時常背着一個大掛包，掛帶拉得很長，走起路來總打着屁股。一個晚上，他和我談了很久。從他黧黑的長臉，和堅定的話語里，我了解到他極其熱愛自己的工作，而且，認為勘探事業對他再理想不過了。他當小隊長，工作很負責，把隊上的生活也安排得挺有條理哩。

勘探隊的工作是艱苦的。每天清早到野外，星夜才回來。朱小隊長主張提高工作效率，不提倡晚回來。因此，他們一般地

規定了：鬧鐘六時一响，起床洗臉，七時就整裝出發。中午呢，休息兩個鐘頭，接着有一個半鐘頭的政治學習。傍晚六時回來。每個星期一、二、三、四晚上，鑽研業務。每個星期五晚上，工會、共青團活動，或者開生活檢討會。看起來，這樣的生活既單調又緊張。其實，在他們的規定里，有給愛人寫信的時間，也有野外歌舞活動；看你願意在星期六晚上，或是星期日晚上，隨便。鄉村小學生，一到星期六，就問：“今天文娛不？”青年農民們，愛拉胡琴的，善吹管子的，這天也都來了。歌舞晚會很熱鬧，花樣很多，別有風味。他們要在晚上工作，聚在一起測星，這時就會憶起童年時代的故事，講天空，講神話，講久遠以前的趣事。夜很靜，天很藍，山谷睡着，微風吹着，多好的夜晚呵。

在這個隊里，有個瘦長寡言的測量員，大學生，名字叫李芬。他帶着兩個學徒，工作努力，執行操作規程很好。可是，他很苦惱。很少笑。不參加娛樂。每天工作回來得很晚。別人問：“工作得怎麼樣？”他只是苦笑。什麼道理呢？原來，他吃了單干的虧。自己工作很忙，任務卻完成不了。以後，大家研究，不叫他單干。很快，他學會了帶徒弟，學會了分工，工作效率大大提高。這時，別人要問：“工作得怎麼樣？”他會笑着，抱起小板凳去跳舞。

在其他隊里，不管是測量隊、地質隊，或者地震隊、重力隊，都有這樣的大學生——未來的專家們，都也有過各種不同的苦惱。然而，不管苦惱有多少，只為了一個：工作。我看見一個像大姑娘的小隊長，面孔消瘦，頭低垂着——為了工作。我看見一個矮胖子，他的眼睛發紅，臉上缺少光彩——為了工作。一個想加入共青團的學徒，名字叫李普，他很難受地扯着衣袖，對我說：“我正想要求入團，咋的一自大，不小心，把自動器（重力

仪)忘了关,損害了工作。……”他說着低下了头。但是,苦恼沒有征服年輕人。就在苦恼的时候,我同时也看到了他們那种不屈不挠的精神。看見他們頑强的思索,斗争,和勇往直前的姿态。他們征服了苦恼。他們朝气蓬勃,而且更加好地工作起来了。

在延安,一个黄昏,我們碰見一个滿面紅光的小伙子。他是一一〇队小队长,名字叫宋山。今天,他只身翻了架大山,横趟洪水,走了一百五十里路,为了赶着送来一块石头。等他把石头掏出来,我見有磁碗大,发烏色;像見过,很平常。可是,接着人們都围来了。看吧,王文同志多么兴奋,他把石头举到鼻子跟前,嗅了再嗅,看了再看;似乎看不够,又拿出放大鏡看。然后,他把石头递給吳筠地質师,就一直咧嘴笑着。人們眉飞色舞;互相传看着。等递到我的手里,石头都有些发热了。我先拿鼻子一嗅,真稀罕,一股浓浓的汽油味直冲鼻腔。石头在放大鏡里,更是好看。原来,石头是黄黑色。黄黑色的砂粒,一粒粘一粒,透明閃光,像一枝結得很繁密的葡萄,凝結成一体。石头凹处,像是黄黑色的珠宝沟。真是一块宝石呵!人們用感激的眼光望着送石头的人。局长紧紧地握着宋山的手。他告訴我:这是一块油砂。有了这块油砂,就可以証明,我們已发现的油田,能够向外伸展好多里。多么难得的一块油砂呵!可以想象得出:宋小队长在挖掘到了这块油砂时,如何激动,如何兴奋。怪不得,他翻山趟河,一天竟走了一百五十里!这时,他很平靜。我想,他的心里得到多么大的安慰呵。

我們的勘探人,就是在寻找地下珍宝中得到安慰、快乐和幸福。勘探黑色金子的人們,每天和石头打交道,交朋友,像一个永远不会疲倦的求爱者,不找到油田,不罢休。当那浓膩的綠黑

色的东西，从地底下往上冒，掬在手心对你微笑，在眼睛里闪烁着光彩的时候，那会是一种无法形容的安慰，是一种最大的幸福呵！

在陕北，我们的勘探人，到处都受到人民的尊敬，得到人民的支持和帮助。陕北人民把他们的子弟，送进了勘探队。队里的学徒、临时工、炊事员，也多是陕北人。这些学徒、临时工、炊事员，他们为勘探工作所吸引，都不大安于自己的工作。他们努力跟着跑，跟着学，希望在不久以后能当上技术员和正式工人。我们的勘探队，无论到了哪个村庄，老人、婆姨、姑娘、小孩都围来了。他们问这问那，对勘探人关心、爱戴，抱着无限的希望。

“找到油田没有？”一个问。

“什么时候开口子？”第二个问。

“把你们的法宝、穿山镜好好使上，找到油田，咱陕北就托你们的福了！”一个年老的农民说。

有一次，我们一个测量队，正在爬着一座高山的时候，一个老汉从窑洞里跑出来，喊道：“同志，辛苦啦！到窑里坐会，吃上点，再走。”等测量队上了山，工作不一会，那位老汉打发他的小孙子，送来了粽子和绿豆汤。有一次，我们正顺着一条河道走着，三个锄地的老乡，放下锄喊道：“同志，给我们找一股好泉水吧！”“为什么？”“我们吃的臭水呀！”“什么水？”“神娘娘洗脚的地方，臭得很。你们看，那石头上还有神娘娘踩的两只脚印呢。”老乡们已不信神了，他们把希望寄托给我们的勘探人。其实，我们正要找那神娘娘洗脚的臭水，它是间接油苗。这里要是开发了油田，还愁没有好泉水呵！

人民的殷切希望，鼓舞了勘探人。就在这样的時候，我们年